

好一个东西

杨筱艳 著

两个死党一个对头

他叫孔吉祥，是我的对头。

我们之间的故事，

够写一大本武侠小说。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好一个东西

两个死党一个对头

杨筱艳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两个死党一个对头/杨筱艳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7
(好一个艾东西)

ISBN 978-7-5324-9258-9

I. ①两... II. ①杨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36870号



好一个艾东西

两个死党一个对头

杨筱艳 著

邓正祺 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王芸美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吴轶伟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 少儿网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258-9/I·3555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录

引子:名字的问题 / 1

入学考试 / 7

金苹果和孔吉祥 / 19

两个死党 / 30

短剧表演 / 41

好汉东西 / 58

“男人帮”的儿童节 / 73

“阳”谋 / 88

跳舞是什么 / 99

一根孔吉祥和一根艾东西 / 1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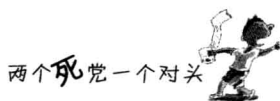
训练艾东西 / 122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/ 134

在心里歌唱 / 145

暑假抗议行动 / 156

后记:成长,是一种幸福的痛 / 168



引子：

名字的问题



东西不是一件东西。

是一个人。

他就是我。我是一个小学生，男的。有不少人说我是帅哥级小男生。可是我妈妈不喜欢这种说法，她认为男人不应该靠脸皮吃饭。好吧，我其实长得很一般。我的全名叫艾东西，是我爸爸给起的名。

妈妈一开始很不喜欢这个名字。



好一个艾东西

“这算个什么名字呢？”妈妈说，“太怪了，以后我儿子上学了，会被小朋友笑话的。”我很同意，因为被人笑，是一个巨大的、严重得不得了的问题。

“这个名字怎么不好？简直太好了！好极了！是天才才能起出来的好名字！”我爸爸说。

我爸爸他还说：“我原本是打算要四个小孩的，分别叫：东西、南北、前后、左右。”

“要是第五个小孩呢？”妈妈问。

“那就叫‘中间’！”爸爸得意地说。

你看，国家规定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小孩，但是我爸爸却想生四个、五个，我不晓得说他什么好，但我还是很爱爸爸的。

反正我爸爸跟我妈妈经常为了我的名字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。

他们俩总是喜欢因为一个奇怪的问题进行奇怪的争论，大概他们认为这样做很浪漫。

他们争论时发出的声音也很特别，爸爸的声音又低又沉，妈妈的声音又细又尖。

我们老师说，为了没有意义的事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是无聊的行为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的爸





爸跟妈妈是有点无聊的。我不是说他们的坏话，是说真心话。我们老师说，写文章要写真心话。假里假气就不要写了。我觉得老师说得很对，我们班有的女生就喜欢在文章里写一些假里假气的话，老师要是读她们的作文，我全身的汗毛就排队立正。

“这怎么是没有意义的事呢？”妈妈总是这样说，“一个人的名字要跟随他一辈子，是最有意义的啦。”

“可是名字已经这样了，你们又不会给我改名字，那你们再来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就没有意义了，就无聊了。”我这样说。

爸爸妈妈都不吱声了，大概他们觉得我的话也挺有道理的。

他们虽然经常为了我的名字进行争论，可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给我改个名字。

世界上比东西这个名字更奇怪的名字太多了，比如说有个小孩子就叫咚呛。

齐咚呛，听起来像敲锣打鼓，简直笑死人。

还有人叫范统，有人叫秦寿。

我有个同学叫子腾，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





好一个艾东西



么，听起来还挺文雅的，像电视剧里英俊的男主角的名字，就是那种被一堆女孩子喜欢，他还特别为难不晓得怎么办才好的男主角。可惜的是，子腾他爸爸偏偏姓杜。

我估计杜子腾的爸爸大约叫杜拉希。

据说还有一个音乐老师叫管风琴。

据说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叫刘亚林。

据说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大叔叫吴烟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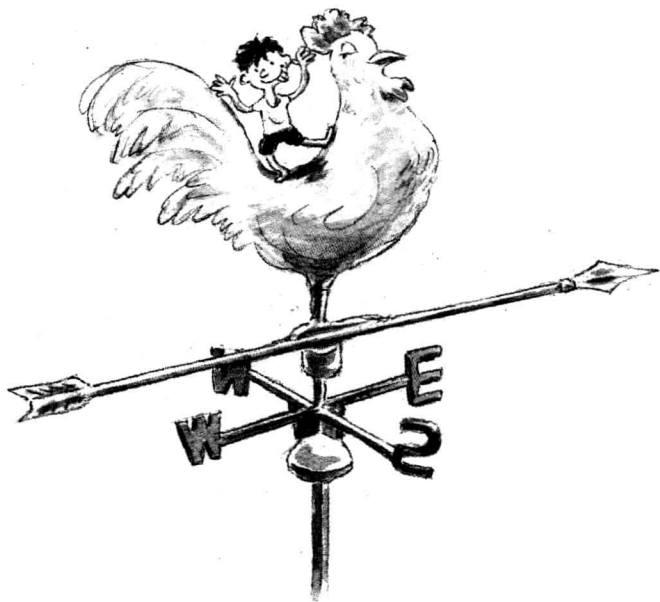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还有一个医生叫段珍。

这些奇怪的名字，都是我的一位大朋友讲出来安慰我的。他是我的忘年交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年龄不一样大，但是很要好，特别有共同语言。

他是一个真正的帅哥，是一个老师，是一个多么会安慰人的老师啊，难怪所有人都喜欢死他了。我们全校人都喜欢死他了，他就是我一、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绿绿老师。

经过他的安慰，我现在挺喜欢自己的名字，叫起来脆崩崩的，也比较好写。

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同学，竟然叫瞿瀚勋，每一次写自己的名字他总是愁眉苦脸的，常常一边写名字一边叽叽咕咕地抱怨：凭什么你叫那么简单的名字，给我起这么难写的名字？这么难写！这么难写！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！



这个“他”不是别人，就是他爸爸，他爸爸叫一平，瞿一平！

你看，他爸多偏心自己，给自己起这么好写的名字，给儿子就起那么难写的。

不过，人生就是不公平的，小孩儿的人生特别地不公平！谁叫我们是小孩儿呢？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地安排我们。他们说：“你叫这个名字吧。”我们就只好叫这个名字。“你上学去吧。”我们就只好上学去。“你练钢琴吧。”我们就只好练钢琴。“你学英文吧。”我们就只好学英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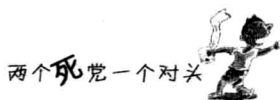
好吧,我不抱怨了。

抱怨多了没有意义,反正生活还是要继续。

咦,蛮押韵的嘛。

这本书写的是有关我的事情。不过不是我写的,我写的就叫自传了,哪有这么年轻就写自传的呢,对吧?

而且,我一天到晚要写日记啦、周记啦、读书笔记啦、大作文啦、小作文啦,偶尔表现不好有可能还要写检查,实在不想再写什么了,写故事、小说什么的,那种事情,还是让作家去做吧。



入学考试

7



现在来讲一讲艾东西去参加小学入学考试的事。

虽然这件事过去几年了，但是因为这件事在类思小学的老师中间实在是太有名了，所以经常有人提起，特别是每年有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的时候，老师们就会说：“还记得艾东西的入学考试吗？”

故事要从一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说起。

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看起来不相干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



因为另外的一件事，不相干就变成相干了。

艾东西的妈妈是一个老师，就在类思小学教书。有一天，她请几个要好的同事到家里吃饭，一共来了五个人，其中一个男的，看上去很年轻，东西高兴起来。

因为妈妈的朋友大多数是女的，一见到东西就会叫一声：“小帅哥——”然后扑过来捏他的脸，好像他的脸是一团面似的。然后她们就会跟妈妈一起聊一些奇怪的话题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好像发生了天大的喜事，或者往脸上抹一些奇怪的东西，香得不得了。要么，就互相换衣服穿，一个一个全说：要命啦，又胖了又胖了，要减肥啊。可是到吃饭的时候，她们又全都吃得很开心。吃完了就站到秤上去称体重。这些事东西没一件喜欢的，东西问妈妈：“咱们家为什么不来一些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啊？”

妈妈就说：“哟，你也算是年轻人吗？”

难道我可以算老年人吗？东西这样想。

今天家里终于来了一位年轻人，为了表示友好，艾东西就趁着这位年轻的叔叔坐在那里喝茶的机会，绕到他的身后，往他的衣领里丢进一个螺丝钉，然后拿了一块吸铁石去吸。

那个叔叔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下子跳起来。

东西说：“你不要怕哦，我们来玩一个钓鱼游戏好不



好？”

妈妈马上大声地制止东西，并且准备把东西拎起来，扔到卧室里锁起来。

可是叔叔把妈妈拦住了，他一点没生气，笑咪咪的，很爽快地答应跟东西一起玩这种钓鱼游戏。

东西得出两个结论：第一，这个人很好看，帅；第二，这个人很好说话。

他就是艾东西一、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有个外号叫绿绿。

东西跟妈妈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绿绿老师受小孩儿的欢迎？因为他不会看不起我们小孩儿。你们总是说走开走开，觉得我们玩的都是小儿科的游戏。其实你们玩的那些有什么好？绿绿不一样，他是真心喜欢跟我们玩，不是装的那种。”

这就是艾东西跟他的好朋友绿绿老师认识的经过。

这件不相干的事发生不久之后，东西就要上小学了，上小学之前要经过一场入学考试。

妈妈在家里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东西不要乱说话，要好好说话。

这到底是叫人说话呢，还是不说话呢？

9





妈妈说：“老师提问，你好好回答，否则就闭上嘴巴不要乱说话，尤其不要说废话。”

到了学校一看，好家伙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好像过年时的大街似的，全是小孩还有他们的爸妈。妈妈就拉着东西到一间教室里去待考。

东西起先很欢腾，可是等啊等啊，等了好久好久，他开始不耐烦了，打算回家算了。妈妈说，学校不是超市，你想来就来想走就可以走。可是教室里既没有好吃的，也没有可以躺下来休息的床或是沙发，只有硬邦邦的桌子椅子，稍微好玩一点的东西全被锁进了有玻璃门的书柜，看得见摸不着。东西发表意见说：“妈妈，你们学校不好玩。”

妈妈说，我们的学校可是一流的好学校，要不怎么这么多人想来上学呢？你别得意，学校许不许你来学习还得看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呢。

考什么呢？

考你有什么本领，有什么特长。妈妈说。

终于，专门报名字的老师叫：艾东西——到这个时候，东西才知道，家长是不可以进考场的，每个小朋友都只能一个人跟在领考员老师后面，穿过一道铁门，走上二楼去考试。

东西化身为一块大胶布，死死地贴在妈妈身上，请求央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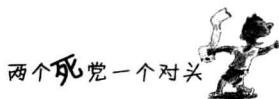
求恳求妈妈陪他进去。可是妈妈竟然对亲生儿子的这个要求充耳不闻。

东西只好跟着领考员老师走，走过很长很长的走廊。

走廊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，孤儿艾东西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走在雪地里，四周是呼啸的寒风，还有阴森森的茂密的树林，黑洞洞的，一眼望不穿。耳边响起很凄惨的音乐，人生啊，真是孤独，前途啊，真是莫测。

那种悲悲切切的音乐一下子就停了，因为一进考试的专用教室，艾东西就看见熟人了。

是绿绿老师，他跟另外三个年纪大的女老师坐在一起。



看,两件不相干的事突然相干了起来。

悲惨的音乐消失在空中,欢快的锣鼓敲起来。东西一下子冲到绿绿老师的身边,猴在他身上。

他们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了,每个星期都要通几次电话的那种。

可是旁边年纪大的老师说:“小朋友,考试的时候态度要严肃哦,不要搂搂抱抱。”

艾东西只好从绿绿老师身上溜下来,老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答题。在介绍了自己和爸妈的名字之后,老师说,要请东西回答几个问题。

东西说:“但是你们还没问我性别是什么呢。”

这么重要的问题,是一定要先回答的。

“这还用问吗?”有个头发卷卷的老师说,“看看不就知道了?”

东西认真地回答:“看看是不行的,因为现在有的男的看起来像女的,有的女的看起来像男的。”

老师们的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,好像里面藏了一个“隔儿”。

接着三个老师同时发问,一个问:“你家住哪里?”一个问:“你会背唐诗吗?”还有一个问:“你会唱歌吗?”

东西说:“哎呀,一个一个问呀,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提问

